

記清代叢刊筆虞初續志

鄭澍若著

四



虞初續志卷十一

清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為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嘵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艷詎江左流風於今未父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為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帮蘇幫揚帮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喨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為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由文德橋而西。為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頽頽。間亦間有麗人。

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繚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于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窓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渺。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厨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上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為己女。待客梳櫳。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僥幸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日。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媚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轉歌喉。若寄生草。剪綻花。溼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翠檻。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蘇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為式。而彩裙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為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

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不
示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綢。貯以麝屑。緣以錦繡。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
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雅遊以上紀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攀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
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廬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
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
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
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為勢家招去。侑
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
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尚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
姬者。殆以奇姿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為二姬作雙珠記。
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
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

雅無折腰齒。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宿也。遂初既賦。寄興掃眉。
雅與姬善。蒼鬢紅粉。嘗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甯時。一過從淪茗
清談。目為懿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
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
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為業。余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為
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
有駿馬駄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
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
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
泓。秋水雙鉤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負居洞神宮前馬嫗
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為僉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佽助。並糾同志為卜居於
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
余就館崇川。聞為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

而風雨飄颻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瀨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為誦家果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炕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歛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慾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翛然絕俗。有僉父某。以白金四十鳴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背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强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

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姍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衍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甯。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櫳之。為徵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背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縗流禮懺。二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背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為。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

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為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嫋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
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
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
脅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為文揚
幫為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為揚帮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
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春夏邂逅河亭頗而
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
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為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
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
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晚祠光澈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
句惟卿雨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戰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
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顧羅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祕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窗錦帳。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有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土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離年者也。松陵某尹。署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唤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為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姱容修能。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嘵飛鳥過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昵之一時獻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家室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饔飧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瀨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為念也言已歎歎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貸屋為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為梨園領袖。姬於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晚桐光澈。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躊躇。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雋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竝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虛口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靸小刀鞋。俗名作掩鞋忙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為延譽。得漸生色。及半歲抵甯。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綺艷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姬面發頰。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妙。起合自然。詢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

姬不解。誤以言為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駕輔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蓄。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豔名頗著。余於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顧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為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闥其無人。詢之鄰嫗。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頑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貨。而蠹俗不韻者。萼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僧少翁。

有云文君自解悵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尋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尋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官宦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字穎瑟蘇州人

方全

後改名璇

字吳雙福

張大義女

汪銀兒

胡四喜

秦巧姐等

皆蘇州人

並工院本

而周玲

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

鑑湖邵子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

呌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

嬌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歎弗如也

以上以

品紀麗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連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真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為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為市闥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廻尤鷺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刼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樓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為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即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褪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為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窓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為軒翥。玉筋篆額。尚懸楣間。縱非常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窓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為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為臺。陳設香菓。喧聞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

河亭徒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騰。閒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爇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